

春秋配

(清) 无名氏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秋配/ (清) 无名氏著 . -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 .
1999.9
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 - 80094 - 732 - 7

. 春 无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 .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3716 号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清无名氏撰，存十六回，大连图书馆、日本尊经阁文库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明朝天启年间，有一书生姓李名花，博学多闻。其友张伯言中进士，但因一字之差被黜落，故而去作强盗，并招李花同去，李花未从。后来，有一名叫石敬坡的人到李家行窃，被李花捉住，李花不仅没有责怪他，反怜其家贫，赠以金银。这就引出了石敬坡意欲报恩，反为李花召来麻烦的故事。罗郡中有一姜公，前妻刘氏生女秋莲后死去，后娶贾氏，贾氏虐待秋莲，总想寻找机会陷害她。一次姜公出门贩米，贾氏便趁机让秋莲打柴，李花见了，顿起怜爱之心，赠以银两。秋莲将银子交给继母，继母反诬秋莲有奸情，去告发李花。秋莲只好与奶妈一起逃走。路上遇到歹人侯上官，侯上官见是两个女子，便杀了奶妈，还要强奸秋莲，秋莲将其推入水中。天亮时石敬坡路过，听到侯上官呼救，见他所

带财物尽是妇女所用，便没有救人，只拿走了财物。石敬坡想报答李花，就把财物悄悄地放到了李花的房中。贾氏本来怀疑李花，见此更起疑心，便认定李花是杀人凶手。如此便酿成了一桩冤案。侯上官回家后，因无钱用，就把义女秋联买入妓院。谁知却被石敬坡听见，为救李花，便将秋联救了出来，秋联以为他有歹意，就跳入水井。石敬坡无奈，只有报案。后经审讯，真相大白，李花与秋莲、秋联结婚。

目 录

锦 绣 衣

第 一 回	戏 换嫁衣	
第 一 回	美夫妻割爱就功名 淫妇女轻身偷汉子 (5)
第 二 回	杏村店张拳殴秀才 花柳房败奸遭刑法 (12)
第 三 回	拒美色得美又多金 造假书弄假成真节 (19)
第 四 回	偷卖嫂错卖亲妻去 死守寡反守活夫归 (26)
第 五 回	阳路狭更遭阴路狭 喜冤家即是恶冤家 (33)
第 六 回	白魍魎赚杀黑魍魎 假州官显出真州官 (40)

第二戏 移绣谱

- 第一回 误油七子图母又重描
狼溺双生女父先落水 (47)
- 第二回 拿周取纱帽座客皆惊
乘夜抱血孩渔翁得利 (57)
- 第三回 逼杀红娘子妒妇潜逃
逐去好先生顽儿肆志 (65)
- 第四回 马扁图馆 月下献谄
饿鬼遇恩人雪里重生 (73)
- 第五回 穷人说旧话字字伤情
富家迎新生般般引泪 (83)
- 第六回 欲认亲生女费尽心机
两遇戏文场带回败子 (91)

听月楼

- 第一回 月楼仙迹
艳妾专房 (105)
- 第二回 见姨惊美
拘礼辞婚 (111)
- 第三回 游园偷情
寻香召衅 (117)
- 第四回 拜寿留妹
玩诗逼归 (123)
- 第五回 训女遗笺
妒姬作祟 (129)

第 六 回	拷逼掌珠 怒伤切戚	(135)
第 七 回	计诱老拙 珠拾江心	(141)
第 八 回	痴生染病 义友央媒	(147)
第 九 回	面许朱陈 硬写绝据	(153)
第 十 回	听月题诗 引生遇故	(159)
第 十 一 回	访美探楼 遇婢破梦	(165)
第 十 二 回	巧试佳人 戏捺书生	(171)
第 十 三 回	许姻倩笔 赴选登科	(177)
第 十 四 回	奸相逼婚 怨女离魂	(183)
第 十 五 回	新诗免罪 旧好露奸	(189)
第 十 六 回	谪官怜女 还珠见母	(195)
第 十 七 回	误认岳丈 错逢嫫母	(201)
第 十 八 回	困园逾墙 完姻拒婿	(207)
第 十 九 回	正言规友 当道锄奸	(213)

- 第二十回 风散浮云 (219)
情圆听月

春秋配

- 第一回 酒邀良友敦交谊 (229)
金赠偷儿见侠情
- 第二回 张杰士投谋寨主 (235)
秋联女过继胞姑
- 第三回 姜老图财营贩米 (240)
贾婆逼女自斫柴
- 第四回 秋莲女畏逼离阁 (244)
春发郎怜情赠金
- 第五回 旷野奇逢全泄漏 (249)
高堂阴毒起参商
- 第六回 同私奔乳母伤命 (255)
推落涧秋娘脱灾
- 第七回 刁歪妇公堂告状 (262)
逃难女尼庵寄身
- 第八回 清上官推情度理 (266)
作恶妇攀东扯西
- 第九回 石敬坡报恩惹祸 (271)
李春发无故招灾
- 第十回 公堂上屈打成招 (275)
牢狱中协谋救主
- 第十一回 惧卖身私逃陷阱 (280)
因同名孟浪鸣官

第十二回	何巡按听诉私访 徐黑虎认车被擒	(285)
第十三回	错中错捞女成男 奇上奇亲夫是尸	(289)
第十四回	三拷下探陈叛势 两军前吐露真情	(293)
第十五回	重金兰擅劫法场 明大义逃归囹圄	(297)
第十六回	男女会庵中叙旧 春秋配敕赐团圆	(302)

第一回

酒邀良友敦交谊 金赠偷儿见侠情

世上姻缘有定，人间知己难逢。堪欣全如又全空，何妨受些惊恐。只因闺名一韵，错讹正在其中。将功折罪荷皇封，孤鸾喜配双凤。

——右调《西江月》

话说大明天启年间南阳罗郡有段姻缘，真是无意而得，遇难而成者，其人姓李名花，表字春发，生得容貌端方，性情文雅。胸藏五车之书，才超众人之上。青衿学子，尚未登科。不料父母早亡，并无兄弟，孤身独处。中馈乏人，只有老奴李翼朝夕相伴。但他功名上不甚留心，林泉中却极着意。一日独坐书斋，恰当重阳时节。正是：

霏霏细雨菊花天，处处笙歌共绮筵。
九日登高传故事，醺来落帽是何年。

这李生在斋中寂寞无聊。偶尔闲步，见梧桐叶落，黄花

正芳，不觉酒兴甚深，一声就叫李翼过来。李翼忽听主人呼唤，忙到面前说：“相公有何吩咐？”李生道：“今日重阳佳节，收拾酒肴，待我夜饮。”李翼道：“饮酒登高方为避疫，正该白昼，何必夜饮。”李生道：“你原不知九月九日，乃是李陵在番登台望乡之日，后人登高，依古托言避疫。饮酒最乐，你去沽酒，我在这里看李陵在番的古文一回。”李翼闻言，不敢怠慢，说：“小人即去，安排酒肴便了。”竟自退去。李生打发李翼去后，翻阅了一回史书，又朗诵了一遍歌词。不觉夕阳在山，众鸟归林，已到黄昏时候。只见李翼走来，说：“酒肴俱已齐备，请相公夜消。”李生道：“你且回避，待俺自酌自饮，以尽九日之欢。”李翼应声去了。李生饮着一盅茱萸美酒，对着一盆茂盛黄菊，尽兴而饮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李生同学中一个朋友，姓张名言行。生得相貌魁伟，勇力过人。却是满腹文章，功名顺利。前岁乡试已竟登科，及至次年联捷又中了进士。不料场后磨勘，因查出一字差错，竟革去了前程。自此以后，居处不安，常常愤恨说：“我有这等才学，何处不可安置。什么是先得后失，这样扫兴。难道就家中闷坐了结此生罢了。近日来，幸喜集侠山好汉请我入伙，倒是称心满意的事。所谓不得于此，则得于彼。不免打点行囊，飘然长往，有何不可。我想罗郡绅衿，唯有李花与我最厚，何不到他家一别，以尽平日交情。”竟移步走到李春发门首，叫声：“有人么。”李翼闻听开了门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张相公。”忙报主人知道。李生急忙迎出道：“仁兄从何处来，快请庭中一坐，少叙阔情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有事特来奉告。”二人遂携手进了中庭，分宾主坐下。李生

忽见张言行满眼垂泪，问道：“仁兄为何落泪？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弟不知，愚兄自遭革除之后，居处不宁，幸喜集侠山众好汉请俺入伙，不久就要起身。你我知己好友，故此明言相告耳。”李生闻言，大惊失色道：“集侠山入伙，岂是读书人做的事？诚恐王法森严，仁兄再请三思，不可造次。”张言行道：“俺张言行入世以来，义气包身，奇谋盖世。既遭革退，功名无成，何年是出头日子。若碌碌终身，死不瞑目。”李春发道：“不然，读书的人处在世间，趋福避祸，理之当然。忤逆之事，岂可乱行。况且富贵贫贱，凭天主张，何必如此激烈。”张言行拍案大叫道：“俺生平不知道什么祸福，比不得古圣贤省身学问。我想愚兄抱些才略，自当雄壮其胆，做些人所不能为、不肯为、不敢为的事业出来，方能惊天动地，吓人耳目，才是英雄。若斤斤自守，受人挫折，实不甘心。主意已定，无烦贤弟拦阻，就此告别罢了。”李生又挽住衣袖道：“仁兄执意如此，小弟也不敢苦劝。现成肴酒痛饮几杯，权当送行何如？”张言行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李生吩咐李翼掌上灯，快将酒烫来。李翼答应，递过酒来。李生说：“待我奉仁兄一杯。”张言行道：“相交好友，何用套言。”李生道：“遵命了。”二人坐定，饮了数巡。李生开口道：“小弟有一言，还望仁兄裁夺。想老仁兄乘七尺之躯，那绿林中勾当，岂可轻易入伙。倘官兵一到，何处躲藏，到那时节悔之晚矣。况且仁兄具此才学，重新再整旧业，脱绿换紫，亦甚易事，何苦轻投逆类，岂不有玷家声。”张言行闻听鼓掌大笑道：“贤弟真个是个书呆，出言甚是弱懦。但愿到集侠山，大事定妥，便可横行天下，何事不可为。方觉痛快，愚兄酒已醉了，就此告别。”李生又拦住道：“夜已深

了，请到上房同床夜话，俟明日早行，岂不两全。”张言行无奈，只得依从道：“也罢，应是如此。”李生遂唤李翼铺设停当，两人携手同行，到了卧房，不肯就寝，重新摆上酒菜来同饮。说了些古人不得志话头，又讲了些豪杰本领不受人拘束的言语，甚是欢腾。听得谯楼二鼓声急。暂且按住不表。

却说罗郡中有个做贼的，姓石名唤敬坡，吃喝赌嫖，无所不做。每日在博场中输了钱财，手中困乏，即做那夜间的勾当。这日又因无钱使用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石敬坡生来身似灯草，飞檐走壁，稳如平地。因母老家贫，没奈何做此行径。又缘赌博不利，偏偏要输钱。这两日甚是手乏，趁今夜风急月暗，闻听李花家产业丰厚，不免偷他些东西，以济燃眉之急。此刻已过二鼓时候，正好行事。”遂转弯抹角，来到李家门首。石敬坡望了一望道：“好大宅院，待咱跳过墙去相机而行便了。”只见他将身一跃，已坐墙头上边。又将身一落，已到院内。虽然脚步轻巧，亦微有响声。只听得犬吠连声，惊醒院公李翼。闻得狗叫不比往日，慌忙起身来，道：“狗声甚怪，想是有贼，不免起去瞧瞧。”遂开了门，四下张望。却说石敬坡见有人开门，只得潜身躲在影身所在，装作猫儿叫了几声。这也是贼人惯会哄人的营生。李翼吓了一跳道：“原来是一只猫儿，将我吃了一惊。进房睡去罢。”石敬坡在暗中喜欢道：“险些儿被这老狗打破了这桩买卖。”停了一时，见无响动，方敢跳出身来，向上房一望，灯尚未熄。怕有人未眠，不敢轻易上前，又在暗处暂避。这是什么缘故，只因张李二生，多饮了几杯，讲话投怀。已过三更时分，精神渐渐困倦，又兼酒气发作，二人竟倚桌睡

去，哪里竟料到有人偷盗。这石敬坡站立多会儿，见寂无人声，便悄悄走到门边。并未关掩，又向里一张，见蜡烛半残，满桌子上杯盘狼藉，两位书生倚桌而眠。石敬坡暗笑道：“原来烂醉了。待咱将竹筒吹灭了烛，现成肴酒等我痛饮几盅，以消饥渴，有何不可。”遂移步到桌边，把壶执定，托杯在手，然后吹灭了烛，自斟自饮，满口夸奖好酒，多喝几杯，壮壮胆气。又喝几杯，忽道一声：“呀！不好，浑身都软了，想是有些醉意。”正然自己言语，只见张言行猛然惊醒，看旁边有人，遂大呼道：“有歹人！看刀。你是做什么的？”李春发亦自惊起。吓得那石敬坡，战战兢兢，寸步难行。只得跪下说道：“请爷爷听俺下情，小的石敬坡，既无买卖，又少田园，家道萧条，上有八十岁老母，忍饥受饿，无计奈何，做这样犯法的勾当，望爷爷可怜饶命。”张言行喝道：“呸！定然是少年不作好事，诸处浪荡，任意赌博，才做这黑夜生意。待我杀此狗头。”才待要斫，李生慌忙扯住道：“我劝仁兄且息雷霆，断不可结果他的性命，他也是为穷所逼，无法可施。这一次且将他恕过，仁兄且请坐下。”张言行放下刀，说道：“太便宜他了。”李生遂叫李翼过来，快取白银三两，绵布两疋，与石敬坡拿去。李翼不敢违命，遂各取到，说：“银布在此。”李生道：“着他拿去。”石敬坡道：“蒙爷爷不伤性命，感恩不浅，怎敢受此赏赐。”李生道：“今日被擒，本当送官，念你家有老母，拿去供养你母亲罢。”石敬坡叩谢道：“他日不死必报大恩。”李生道：“谁要你报，但愿你改过就是了。”李翼送他出去。这石敬坡因祸得福，携着银布千恩万谢，畅心满意而归。张言行方说道：“愚兄告别。”李生道：“天明好行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天明

初十日，还要送舍妹到姑娘家去，没有久停的工夫。”李生道：“仁兄可再住几日，容小弟饯送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弟既蒙厚爱，明朝到乌龙冈上相别罢了。”李生道：“你我相交多年，一旦别离，小弟心中实不能忍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后会有期，何必如此。”李生道：“只得遵命，到乌龙冈奉送便了。”二人移步出了大门，相揖而别。正是：

从来名士厄逢多，谁许拊膺唤奈何。
后会难期应洒泪，阳关把盏醉颜酡。

二生相别，不知后来还能会面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张杰士投谋寨主 秋联女过继胞姑

话说张言行辞别了李春发，望家而走。只见疏星半落，天上残月犹挂，松梢披霜戴露。渡水登桥，慌慌张张，总是心中有事，哪肯少停，不多一时来到自己门首。敲了敲铜环，叫声贤妹开门。

却说张言行妹子，名唤秋联。因父母偕亡，依哥哥度日。生得容貌端庄，举止温柔。刺凤绣鸾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会。昨夜因哥哥不回，等到三更时分，方敢安寝。黎明时节忽听哥哥打门，急忙起得身来。尚未梳洗，应声走到门前。闪开门，说：“哥哥回来了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回来了。”把门关上，回到房中。秋联问道：“昨晚哥哥哪里去来？”张言行道：“昨宵同李春发一处饮酒，不觉醉了，因而宿下，未曾回来。”秋联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哥哥可吃茶么。”张言行道：“不用，你快收拾包裹带了钗环细软东西，姑娘病重，要去探望。”秋联道：“想是侯家姑娘么？”张言行道：“正是。”秋联道：“她乃久病之人，不去倒也罢了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妹差矣，这一病比不得往常，定要去看。”秋联道：“哥哥言

语有些跷蹊，为何叫妹子带了钗环细软呢？”张言行闻言着急道：“哎！贤妹哪里知道，恐怕到了他家多住几日，家中无人照管，不过为此。”秋联道：“既这等说，待我梳洗完备，做了早饭，好随哥哥前去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这倒使得。快梳洗了用过饭，以便同行。”秋联遂归绣房，急急打扮。心中却暗想道：哥哥这般言语，到底叫人疑惑。数日来未曾提起，忽然这样催促。或好或歹，只得任凭哥哥主张。不觉潸然泪下。这张言行见妹妹归房之后，虽是陪着笑脸，却暗里带些愁烦。“俺虽是铁石心肠，岂不念同胞之情。但我心怀不平，要入山落草。只得把手足之情，一齐抛撇。只俺自己知道，不敢明言。”正暗自忖度，忽见妹妹收拾妥当，将早饭摆在桌上。二人同吃了，然后锁了门户，扶着妹妹上了马，望侯家慢慢行来。走够多时，才到门首。张言行道：“已到姑娘宅边，贤妹下马来，待我叩门。有人么，快开门来。”

却说侯老儿，名唤上官。听得有人打门，失了一惊道：“听得马声乱嘶，人腔高唱，有什么事情，这等大惊小怪。”忽听门外又说道：“姑爹开门。”上官方知是亲戚降临，开开门道：“原来是贵兄妹们，快请里面坐。”张言行将马拴在槽上，然后同妹妹走上草堂。侯上官道：“你看这草堂上几日未曾打扫，桌椅上落得灰尘如许，待我整理整理。”张言行兄妹方才施礼，说：“姑爹万福。”侯上官答礼道：“你兄妹二人可好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承问承问。”侯上官道：“快请坐下歇息。”转身向内喊道：“婆儿快下床来。”张氏道：“我起床不得。”上官道：“罗郡侄儿侄女看你来了。”张氏闻听又悲又喜道：“待我扎挣起来。”气吁吁移下床时，险些昏倒。拄